

條

麓

堂

集

條麓堂集卷之十八

書三

寄王疎庵二

雲岩至領教劄諄諄不異面談感慰無量某濩落不適
用人也區區一班之窺頗能識適用之人材故夙于長
者傾心焉門下藻鑑精審其品騭人倫巨細無毫髮僭
而愛之所蔽復若有取于不材者此某所以感知已而
深自媿也歲前負纍歸遂與人事絕聞于親友屢覲邸
報見度支諸疏議鑿鑿皆成畫實事詞不費而事理明
盡不覺慨然心服嗟夫天下事所由盡率吾黨因循不

任事所致而多事者又浪為更張耳使得吾丈三數輩
布之常路其為今日世道賴可勝言耶某曩時不量好
言經世事迨茲閱歷久知非力所任屏迹來不復閑慮
第幼有書癖欲及此未衰恣意討閱見古人行已措政
磊落多奇節益目視眦小輒復汗慙假我數年或于道
有成當網羅缺文發揮疑義明古英哲大致以諭後賢
庶不苟生天壤間耳丈人勲業方茂願厚自金玉以答
中外山中佳致迥超塵囂表第鮮可與同心言者雲岩
旋肅楮謝復不覺刺刺蓋懷企所欽道遠不可致耳知
長者開紙亦未免依依也

又

再承翰教具諗翁之垂念深矣某獲落與世無當第有
耿耿之愚乃長者所深諒誠不能俯仰浮沉毀方瓦合
耳為夸毗子所嫻侮也丈人負謀國長畧斯世所係重
乃拳拳顧問孱疎不置故某自入山後諸津要故人絕
不敢輒相聞至于門下則時時欲陳見誠惴士感知已
意氣固自不可忘也古之君子其出處不必同要有所
為但各隨其身之所遭行其心之所是以蘄有立于斯
世而已此固不可為他人言矣舍弟赴春試便附楮布
起居北嚮燕臺瞻企無任

復吳恭恒

某屏迹丘樊久不関世事比聞門下司憲中臺開府河
洛則訢訢然喜動顏色匪以同袍私也今天下吏治尚
明作然涉于有意在上者類苛急以擇切于下在下者
類撓捷以苟應于上而無至誠惻怛憂民任事之實心
世道真足慮矣臺下質亮天植不為時俗近名套隨所
至必有實績嘉澤焉以之綏輯中土將四方是則矣此
於世道與有力焉故可喜爾使至辱惠諭感荷感荷某
近買山一曲引泉種竹爲藏書之塢日夕焚香理陳編
可以優游卒歲終焉之計庶幾在此私心所願但冀忠

賢早筦政樞為海內造福使山中永有依託耳不宣

復吳鵬峯

某獲落不諧時且內顧枵疎無所濟用引分知止益自
審甚明非敢負國厚恩豫求閒適也士之出處禮義攸
係時之亨塞運數所開吾求自盡而已外非所與矣遠
辱知己塵念馳使垂問情誼良篤感荷何任吾友直道
古心僕所夙信借重中臺按視南北卓有風裁持重宏
雅為衆所稱頌僕蓋與有榮焉人心險側振古若此守
已順遇若來諭所云善矣僕益因以自勗也使返附楮
申復布此謝悃同心千里不盡依依

寄栗健齋三

仰惟翁明德茂才繫望海內久矣屬時搜揚耆碩興建
太平一洗拘攣之習乃翁裒然入質樞府此社稷之大
利也某踈拙多愆橫招忌媚避榮知止分有宜然蒙長
者垂念自發京過洛計前後念餘日而手教三及焉厚
意繆繆感切心骨仗庇于臚日抵舍矣幸老親康健松
菊無恙某得具菽水撰杖屨歲時奉大人盥舉優游故
園山水間誠至願也出處有義否泰有數某誠不肖不
忍以此不貲之軀冒天下之不韙丈人素知僕者試以
將來觀僕之進退人各有心彼戔戔者何以其心誠而

量我也張坤旋附楮申謝迨後某不欲復通音京國故
於此喋喋焉更希台慈鑒原幸甚

又

抵舍不復與外事竊計時日擬翁且自仙里詣關矢承
至辱台諭乃知尚需代境上鄉山在目得無為跂望勞
乎某自從宦遠游不見故園春色且廿年矣賜告歸來
適逢改歲家有救墜在條山凍水間鳥語花香清流疊
嶂宛然勝境不知武陵社曲視此何如耳方擬誅茅栽
竹為藏書之所朝夕嘯歌以寄適况孟猿鶴風姿故宜
丘壑非廊廟憎人寔身與纓紱不稱耳不意遽膺綸召

感激明恩手足失措顧此枵陋亦曷能仰裨興運萬一
猥冒殊典進退無據已為一疏控辭陳情頗切未審天
聽肯從人願否也伏惟丈人蔽于愛厚不見其短馳念
千里諄諄下論隆楫深情盎然滿牘此心感激雖萬口
何能述也謹附使者謝復計台旌入都亦復不遠樞軸
有人即疆場事不足煩杞人念矣再拜緘封有言不盡

又

公子行具有啓覆方發而教命申至感何可任夫晉為
仕國在前代以輔相業照耀天地者往往相望大段皆
以真才直氣取重當世自入我朝前輩英偉非一特內

閣由翰苑序進故吾鄉獨少此文實之辨也某踈陋何
敢布前輩萬一虱迹詞垣中又特惴惴不類乃竟爾叨
冒補地方缺倍舉進有數哉然此官非可濫等有所短
即為時所指目貽嗤累世某自受命來夙夜不任惴惴
仰惟丈人素謬以為可教幸不吝終誨之箴其愆違引
其不遠俾獲稍有樹立不為鄉土詬耻其受賜更宏也
不盡

復陶雲谷

伏承藻翰以僕之濫竽政府特使言賀具荷通家道義
深愛不覺中心侘傺久之曩在詞林與念齋文特為心

契所以立身許國有永盟焉邇歲僕避囂西歸謂念丈
即且柄政勉以夙昔俾力持世道念丈愀然曰不敢負
國顧天意何如爾豈意爰立有日乃天不憖遺俾民失
怙而今忽令謗謫者叅大政焉每一念之私心淒切如
割蓋私為知己傷而公為天下惜也君念丈九京有知
則又必以僕之叨泰為慰第此枵蹇恐終莫能振樹副
良友幽明期爾來使旋謹楮仰謝復此布區區者以長
兄與念丈兄弟間相為知契必以僕言為不謬耳臨楮
惘惘賜鑒幸甚

復李勺溪

再承翰示兼領楚中諸新刻修已教人壽民率屬種種
備矣臺下德教其沛然溢于七澤固其宜也仰服至于
唐音之集足稱具眼宋初宗唐人律度乃遺興象中覺
其非一變之復墮于直致失風人體故雖名公選唐詩
多不合矩矱元人差近之然多自讀唐詩中來如今世
讀時義舉子雖高處能幾于作者終非有本領不可與
語自得乃今門下獨探玄珠于赤水之淵其所詮擇要
自心識所契不拘攣耳目者甚盛甚盛生氣盛時亦嘗
志于此未有成棄去乃宿習所在故茲觀門下之精鑒
而不覺其躍然耳不宣

復黃允嶠二

承翰論其領疏揭具稔長猷深畧修職任事之實心良所欣服文皇既奠鼎燕都建北寺而南苑牧不廢者厥有深意不謂近來乃狼籍如此夫積習頽墜振興未難第中爲淺識者所建議革廢則可痛恨矣幸公剴切言之縱不能悉復理一分有一分益耳不宣

又

奏報使者至承翰論具荷至情南土不宜馬而祖宗建僕寺滁陽蓋有深意邇來江南北諸守臣條議恤民計馬齒視國初耗減且半矣茲仗臺下遠猷淵識寔馬政

興復之會即不還初額而見賑者得實用且嗣後不復更減則善矣不宣

復董右坡二

承札諭及揭示具悉臺下軫恤民艱極其懇惻矣秦晉二區以邊供之急每遇荒饉第免存留而存留又皆額費不可缺者故其民特苦今幸仗仁臺在上為之委曲申護則此數郡民必蒙寔福也伏希臺鑒幸甚

又

前劉侍御以鎮原等三縣土瘠糧重特為題豁部覆行臺下酌處矣茲承諭以綏德糧本色難復并及延涼鞏

諸州縣之荒瘡當恤者三縣與焉而不言前疏覆豈部檄尚未至陝耶民困當拯而司計者慮軍儲缺額取償帑運往往執議不允兄丈撫綏全陝以宏猷淵畧為之劑量調停俾民困紓而儲額不虧則廟議無不諧矣弟濱秦而居稔聞諸郡邑艱厄凡選人授守令其地者疾首蹙額不異隅窵而監司久無為之言者非仗臺下弘慈沃澤民瘼其有極耶不宣

復邵梅墩四

淮北墾荒之令歷代徃徃議之未審曩時芍陂渠堰遺迹有可尋否國初曾移江南民數萬俾李信國督之開

種數年有成此其近事不知於時措置方畧何如也覽
揭示具見明臺遠度深猷令人欣仰行覩變荏苒為嘉
禾矣不宣

又

承示河淮遷變之詳及所為弭患通漕之方晰如指掌
良仰良仰夫關崔鎮口以利黃水就故道入海之勢挑
清河口令淮趨草灣而復建閘清河之北挽淮合河此
殆今日石畫必不可易者第淮水既以清口高壅回注
山陽高寶灌浸新堤則淮陽民患亟矣何不即濬清口
而吳公南尋入江之道必有說也僕考黃河初時上流

多分支派故下流不甚遷徙自嘉靖中年支流淤塞全河下注乃無歲不遷徙然彼時不惟不疏濬支派支從而築堰障之惟恐復循故道者以二法得金河其通漕反利耳今二洪且壅欲河循故道入海若不開上流支派將歲無寧期且渦口近祖陳誠不可輕議若趙皮寨孫家渡諸處疏其一二故渠使伏秋水漲猛勢有所分洩庶下流安便不然縱開濶崔鎮口數百丈恐其湍怒未易馴也夫事當遷變營求之始不厭為謀深遠唯高賢為國忠慮則異日利賴無已極矣不宣

又

承示淮揚水患異常民瘼特甚即僕聞之已惻惻不可
禁矧明臺目擊墊溺其勞慮何知也漕河築濬二院意
見不同未審近來竟作何料理水發在期其河勢更有
轉變否大抵分猷共濟人臣大義今不必持已見主先
入但虛心審實求有益可久之策行之而已在人猶在
我也自古治河者不與河爭道蓋水渾性猛其勢所去
向人力莫能阻牾第在曲防而順導之耳今日河勢果
仍趨清口赴草灣即強扼歸故道明且決裂南下果其
勢趨故道即厚築崔鎮不能拒其東行也但當審水勢
為築濬使人不枉勞事獲速濟可爾且二院以天妃閣

為分境河歸故道則諸障導及建閘引淮皆當屬之河道引河出草灣則拓水口濬河身者當屬之漕運其議之相左雖各出所見迹得無涉塾鄰國耶二公亦未必有此心而為之屬者則各擇便利耳唯臺下詳訪而密察之必有畫一說也不宣

又

江藩借重臺軒匪直負肅是資緣多材之區籍宗匠與實興必為國得真才耳往時諸先正講學此地車為後進領袖海內所宗仰後之浮偽者乘之乃假性命玄眇之談濟以押闊縱橫之說以行其鼓煽黨與傾險排奪

之術大為士風世道害今雖少息然蘗本故深痼也幸
大雅持衡是邦寔舊染維新之會伏望惇篤本寔使曉
然知所趣舍則世道有賴焉不宣

復吳自湖七

凡客道淮徐入都者咸讚高寶新堤之美崇壯堅緻轟
如游龍謂必為運道久遠利固知偉人建置非尋常可
較量也心誠仰之茲承諭今歲漕事益早何莫非弘猷
所運濟計入關當在黃水未發前數月保無虞矣第河
道上流非大加措理一番歲塞歲補寧為經久計今議
者皆憂之而未知計將安出竊擬臺下必有石畫幸不

客見教縱其事難卒舉僕願與知焉

又

承諭河道脩治利害之決了然可觀矣第復老黃河故道為費八十萬工力既難輕舉且河性遷徙無常縱極力為之恐異日未必即經久循故道不他適也混江龍前大䟽題揭生置在几榻閱此良簡便易試可朝夕取效要在往來勤而持之有常耳河水泥濁久流必淤淤必徙若此法歲歲常行則可以不淤即今日水道且承無患若釋此不為雖復老黃河故道數年後亦必淤淤必復徙無疑也人等意見不合難在謀始耳若試之已

有顯效昭然在人耳目亦無容固執一隅不舍已而人是從者臺下第多為此具勤疏徐呂以南之漕逐漸而上及於徐呂任其地者不內媿即爭先從事矣何如何如臺下職總漕務必運糧達都乃為終事雖有分地須委曲以濟國務事有耐施行者不妨見教蓋今日聖明所委重於公者特至也潯炎幸為國家加攝不宣

又

再承揭示淮復南徙而河自尋崔鎮故道以行水勢真日異而時不同哉未審淮入江之道近得通利否仰復引而北出清河也高竇湖水之溢以淮無所洩灌注其

中使然或南或北淮水得一道洩走則二湖水勢自殺
寶應越壩之築異日必有可下手時第未可以期月待
耳覽開示諄諄知臺下謀國之心勤苦至矣清口淤墊
既用混江龍掀蕩水下甚利則前所議建閘引淮之工
無庸言矣倘淮果入江則自高郵而北恃藉何水以接
漕於清口也伏秋且近恐潦漲之患未可懸定徐沛間
或更有可憂耳不宣

又

承諭揭復監兌增補潤俱屬轉漕切計自此江南運事
之累十去八九矣辱示挽淮北返殊慰計此時已達清

口東趣海矣未審近日河流復有遷改否前論謂黃河
由崔鎮出故道今欲自清口而北建閘引淮以通于河
甚善道也近聞門下與河道議有謂清口以北不可隄
則不可開且黃河尚自此行不盡歸故道也果否若今
清口已通淮泥北出河水秋漲恐復填閘則淮揚之患
何時而止若如前論道淮入江令河獨由草灣入海亦
可免淮揚患歟國計民生所仰伏宏猷者甚重惟公熟
思其可毅然內斷於心盡一上請方今國是明正不令
任事者獨勤且苦心也朝夕幸彊飯餘不悉

又

辱札論無示河議具領至教昨歲公原議欲還河故道
冀紓淮安患耳清口以北建閘引淮則為漕道計也彼
時正慮役巨費夥措手不易今河自歸故道淮自清口
出下流仍與河合即漕舟稍紆曲然比之啓閉閘壩省
力多矣民患國計兩得其便良有天助當嘉靖末漕臣
亦嘗建議謂全河南注溢入清口恐淤墊漸高淮水不
出擬築堤障清口引淮東行自七里店入河正慮近日
之患今河淮之合復在清口東乃昔人所欲不惜工力
從事者也此時伏秋發水期已過河淮安流則高寶湖
水必漸消減堤工行見奏績耳賢者獨勞北山所以興

刺然公之茂猷嘉績則固聖心簡在久矣不宣

又

再承札論其指陳水患曲折較量利害區畫濬道之宜
明若視掌領教殊深至矣導河入海導淮入河此必不
可易之論必不可已之功所當纓冠亟圖不可少緩者
河自尋故道省工費數十萬極有天幸濬清口建閘壩
挽淮入崔鎮合黃河貴省而為利且可久茲傳公亦無
異議但恐措理緩耳向時河道遷徙多在伏秋水發時
今即於發桃花水時衝決則秋來恐猶有變所謂大開
崔鎮八十丈之舉湏目下完之乃可待變耳聞二洪近

亦少於若混江龍不以時振蕩則秋來水患或更在徐
沛臺下為國家建深計總漕首末廟議悉仰成焉希無
以分土嫌越俎必欲避形迹幸不吝容示耳不宣

又

辱諭知草濬海口已分工興事門下勤恤民隱不憚胼
胝豈惟民力丕作將神具是相矣仰甚仰甚河勢湍悍
下流盡受中原諸水故歲有衝決今誠得便道沛然入
海極為善道然尤須多為支流凡近海地勢河所經流
有可攬者即為道引之何如蓋水分則勢弱不能厚蕩
沙泥既殺衝搏且少壅於昔禹疏九河意蓋有主謂也

門下深仁遠猷將為淮北奠萬世安敢布其愚若此唯
高明擇焉幸甚

復潘印川四

前奉書以河事請問辱翰示條析事理明白洞悉鄙心
乃無所惑然籌畫固貴豫定興作當有次第今竢潦落
之時且急築高堰以極淮揚之溺徐觀淮流入海之勢
何如乃議塞崔鎮至于蕭縣以北上流之工又當俟河
淮安流乃可舉事蓋此大役不獨措理經費之難且興
動大衆頓年不解其中亦有隱憂元季之事可為大鑒
今之進言者喜生事而無遠圖又每持此以歸咎廟堂

坐視民患不為拯救不知當軸者之苦心深慮也百凡
幸惟慎重審圖以副鄙願不宣

又

再辱明示黃浦俄復底績河淮艱鉅之工既已悉竣餘
可計日待耳河性洶猛自古治河患者咸欲分攬支流
以殺其勢非一人矣乃明臺獨議悉塞決口驅全河之
水以衝刷故道之淤初聞殊異之今竟以是道成功若
探券索負此豈可與循襲故常者同日語識量哉敬服
敬服僕前清口伏秋之慮蓋未知近日河身深卑如是
且家在河濱習其性之遷變不測故謬為杞人說耳承

論及豁若發蒙矣不宣

又

承翰示高堰之決口已塞全堤合築聞之忻慰無量非
臺下誠心忠計躬自督閱安能力遏橫流拯淮揚數千
里沮洳昏墊患哉自是黃浦底績桑土漸藝且為地方
永賴於世世矣僕猶慮清口黃淮之交每歲伏秋水發
恐有激聞潰溢之變更伏臺猷預為周計曲防耳不宣

又

承臺翰秋水屢發不盈河漕而高堰隄外亦復乾涸自
是淮南民永莫攸居矣真萬世功也上流之議罷工申

守似亦得之策未審夏蕭漫流之水今能成渠否也近
因河勢驟遷議者咸以北徙為慮而諸堤歲久多缺漏
補葺增置衣初之防有未可忽者不然一旦決裂其及
措手乎大工誠未易舉而事有可為者亦宜相幾豫圖
要在不費事不失時年更惟明臺留意焉

復胡雅齋四

報代使者至辱惠諭其論吳中兵防儲計可謂簡而盡
矣以臺下明猷雄畧一指麾間當使積蠹一清遠通易
聰者東南民瘼庶其有瘳乎良仲良仰然所論重故習
甚於條令畏橫議甚於國法則今天下有司通弊匪直

吳會然耳此惟賴賢豪毅然督繩而振勵之固廟議所樂聞也

又

吳會號多口自來從政者畏之故立事不易臺下一心在公遇事即直前不顧開益瀆後練湖完蘇松糧賦率不動聲色咄啐間辨之豈獨其才譎異人亦其威信所襲有在不令不怒之先者耳聞之不覺擊節其調停本折量示寬恤尤得張弛之宜東南之民風吏治自是其一變矣殊善殊善願公益自信今世道清朗訛言無敢興也不悉

又

承諭敘事悉如來命借重明臺指揮矣所爭錙銖而敢
鼓衆開官五邑朋亂法紀所在不有以重折其萌將何
所不至耶今朝廷不專主先定之說以慰釋其不平則
凶人所用倡衆之本已按按行渠魁之誅以章國典非
可道也不宣

又

再奉諭共稔綏輯地方始末此事業已奉明旨下公等
處分矣大段政體要在公平歛與五縣紛紛皆由不平
致之惟付之至公以釋其不平將人心自服干紀者可

得而理矣。若坐首事之邑，恐嫉惡已甚，反使不靖者得復藉口。惟高明圖之。畚境小有寇攘，豈足為明肅累第責所司，必得渠魁，庶將來知懼耳。不宣。

復李漸庵

僕承乏春試，猥以枵陋，忝大典第，恐士風醇醜，閉世道否泰，不量綿淺，思挽而正之。所謂有區區之意焉。爾伏奉明誨，不加譙訶，過為獎與。若有當於大雅之通觀者，此由臺下守道固而取善弘。僕固深幸之，而有所不敢當耳。且責寔興事，廟議益切切日提撕之矣。而郡邑小吏兢兢脩職業，不外飾者，惟東土翕然改觀，聽則臺

下奉宣詔書綜覈明而功罪審也夫僕徒托諸言耳臺
下則已見諸行事之寔僕方嚮服公而公乃復有概于
蕪言若此無亦取其意與承示時弊其積習非一日非
有灼見定力安能驟易絃轍然張弛有緒而久久且使
安焉此惟可於臺下冀之而已不宣

復劉憲吾二

承諭盛暑行役徧歷三鎮可謂賢者獨勞甚矣然以臺
下壯猷及是時詳觀疆場曲折即異日借重開府其制
勝樽俎不有餘筭哉三閔內險龍泉平刑一帶多藉林
木為障近五臺諸處乃因游民開田縱火赭山殊於防

禦計為非宜此皆百年所長育砍伐且恐通道柰何任其焚蕩也希臺下為一詰禁之有聞附白幸賜諒不宣

又

再辱諭及仰承明臺申嚴伐山之禁此地方莫大幸也東關有大同為外蔽然虜亦時至所以少警則山峻水深足隔礙虜騎耳且偏老歲費築繕即虜至莫能禦故議者率謂種樹為長策然自多事來無慮三十餘年而種樹竟未成則其為之難也故僕聞東人焚山心竊惜之屬臺下教至即因以申覆耳伏承臺諭無示榜禁良增仰荷不宣

復高鳳渚

再奉臺札諄諄以亭障未繕徭賦不均為言且毅然圖所以固封守甦罷瘵之策極知臺下為山右安攘計至深遠矣無任欣戴先朝以大同外障三關不以邊論故防守殊畧自正德嘉靖來三關日多事矣顧司封者日卒卒謀目前不遠慮力亦不及時亦不暇也自虜款塞來廟堂汲汲申飭繕塞練武為未雨綢繆計且遣大臣閱視至再其言三關脩守詳矣乃不知猶踈廢若此良可寒心良可憤恨夫慙瘡之疾惟廬扁能知人情偷安猶勞之必生怨故前人多捱日自釋以去今臺下疾若

己病欲以瘵之須自其要且衝者先從事焉尤必糧餉足犒賞豐使人悅忘其勞乃為善道第須先處錢糧耳其墩墻緩急修建次第俟臺議既定請先繪圖貼說見示大段西關山勢陂陀無甚高險且土多沙鬆易於顛壞必扼要據險使虜不能越且可久恃將必有道焉亦嘗有人稱種樹之說者弘正以前三關少警則林深勢阻耳自伐山適道遂不禁蹂躪今欲種之三年之艾其果可蓄歟古稱榆塞柳塞以二木者易生且易林也惟臺下叅酌之其均差徂一節極為疲民深幸第所開州縣若屯留沁水猶在中上復有最瘠累而未之及者或

偶以其年糧完多故耳幸臺明虛心博訪務求的確亦有一州而東西異其肥磽一縣而左右分其高下者不可一槩論也若沃上巖邑即比常賦稍加抑又何害其疲民之受益者多矣語無倫次惟臺明諒之

復胡順庵

計虜市目下已告竣其繕塞一節三晉人終歲勤動不息肩者三四年矣方報完復興役心嘗疑之博訪其由則謂非盡虛文抵飾良由地無水石且土脉沙磧築濬難而隳壞易耳國初時遍地林木一望不徹故虜患絕少近日樹木砍伐淨盡遂無限隔耳故計莫如種樹

樹之速成又莫如榆柳僕因悟古人柳塞榆塞之有由也然種樹與築牆不同築牆須密齊接續不可出入若種樹則但視土之宜木處多種之初雖斷續久之成林自然深厚相接蓋取效不在一二年間也諸不悉

復宋禮齋二

辱論延鎮帑庾匱乏如此即例銀預發稍取及時糴買饒耳今無寇警無災歉而軍士猶經時不得額餉即有意外何以待之經久充裕之策所當亟講也在先延鎮取給民運屯鹽絕不發內帑今仰給內帑聊遲以時月即不禁若此曩時民屯額今可考否也不宜

又

承示疏摺延綏自虜入套即議墻守自青神丹陽太原
蘭谿諸公皆嘗經畧前後只完西段墻工其中東二段
昨聞喜始完之然豈如修塼臺之為利賴可久也歲發
工費銀悉如宜黃公原議幸吾友悉心圖其終事昨歲
所以有軍怨之傳以給放月糧愆期之故唯賢者留意
興大役成大事當鼓舞使人樂從斯為善也不悉

復鄒肖岩

江西士風自前輩來尚講學故出而用世有風節有寔
用比其敝也立門戶相標榜虛詭趨競吏治世道均受

其害矣茲借重明德為多士楷範幸導之務本業敦實
行一歸先民之舊斯善耳

復鄭三橋

山郡瀕河為城居民以數十萬計邇歲河流東徙廂坊
間益岌岌矣幸天祐遺民獲借重明公經營隄障實心
仁政周徧真切拮据胼胝勤勞特甚東工告成民訢訢
相告咸謂堅厚密緻目所未覩是公有大造於我土也
僕猥聞鄉人頌聲感荷均至茲承垂諭始末昭之圖示
益感公之加意優深非偶然也不宣

復邢知吾

在前池鹽不結即將鹽課查豁嘉靖七八年間有鹺院
題疏可驗于時部覆宣大歲額發帑金補之迨隆慶間
池鹽不生鹺院具奏以帑藏空竭而邊供甚棘支部乃
創為預責商辦待池鹽盛生補給之說迄今為河東大
害環中條數百里間富家無故破產者十室九矣其實
非法也茲承明臺惻然動念祈免逋課八萬因為諸商
大幸若求長便則帑金縱不能補發或如丘文莊所議
解鹽不生將河南汝南等處用解鹽引暫行淮鹽河北
開封等處用解鹽引暫行長蘆鹽陝西等處用解鹽引
暫行靈州鹽令三處解銀河東運司完課待鹽生復舊

此亦通變一術也今歲盜花未知此時何如商困既極
若將來仍責預辦不惟理有不通即力亦不敷而勢亦
不行矣覽明臺揭諭恤民憂時之誠溢于言外故敢輒
布其愚希賜鑒幸甚

復辛順庵三

承揭示蕪辱札諭增民鮮祐邁此大沴臺慈軫念撫摩
可謂憂形于色矣良感良感令申凡灾傷各有司徑奏
下按臣覈實撫臺議蠲賑故奏報得不逾期近皆有司
申報司道駁覈呈撫臺類奏故徃徃延滯即如臺下至
仁山右最近地猶爾愆期則他可知也此須申明舊典

為便耳不宣

又

丈田疏司農殊讚其精當山鄉地額幾復國初之舊而糧則以九年實徵為則此台仁為地方造福至厚也然各處折糧每石或六七錢或四五錢鮮至一兩惟山鄉自嘉靖中年則俱以一兩為折其實民間三石粟始辦一石糧是不啻倍徵矣昨語司農謂天下無此重徵民力真不支也希臺下命布政司將山西一省折糧額則及折布糧額并分派倉口詳開冊籍見示至仰

又

山鄉清丈田畝幾復國初原額而糧以見徵為則極荷
臺下茹護艱民無窮之澤其折徵之重則自嘉靖中邊
事急宗室繁節次增之耳大同近邊原徵本色邊地米
豆價高及議折徵即依時估故徵則尤重若內地存留
亦以一兩為額則壬寅癸卯間比大同而題增者耳今
勢莫能減損僕特欲得其詳使司計者如之免異日復
有橫征如前柴夫料價等與諸糧輕地饒省分均派之
也承示減糧告示此最為啻繁須各道盡心遵奉臺約
詳審密察庶奸詭不容而小民被實福耳又河東錢法
向來通行殊便近乃有私錢混擾未審何自而來官錢

遂亦帶而不行併希命兩道嚴加防禁痛治其開鑪與
販之人庶弊可息而錢利行也不宣

復楮愛所

承札論蕪領諸疏揭知明臺無事不留心加慎也軍民
田交錯清丈為難矧又有坐落別省者真難一一究詰
第求民田足額不為所影占則其所餘屯地任之而已
不必與之較尺寸也蓋國初原有近屯荒地儘力開墾
悉為己業永不起科之令如潁川河南等衛新增銀兩
殊非制也今當清正之期不必分其能辦增銀與否悉
行分豁庶不失典制且免異日為衛所累耳承訊及輒

述鄙見惟臺裁不具

復宋桐岡

承示丈田審編二議可謂詳至審編乃節歲所常行民已習之茲復奉臺約區畫今歲差賦必平均貧弱免偏累矣至于丈地乃創行之事民間甚懼而有司者復多不能仰體朝廷之意而下禁吏里之奸即今事未舉而各處徃徃有稱擾者矣且部題丈田初議原謂各州縣只以原額為準縱清出脫漏附餘地多亦從輕均攤不如毫末今聞各州縣乃欲并闕廟村落民居丈之又不分豁墳墓此何說也山中石田貧民費力墾藝而收穫

甚險濱水退灘水至則成川皆不可入額者且今兩院
方具題請待秋收後舉事而地方吏書輩聞已有檢勘
人田數次者其官長豈知之也此須仗臺下明威簡明
曉示謂今丈田只依原額取均不求增益凡坊廂不丈
民居不丈墳塋不丈山田丈至山根可耕之地而止其
深山石岩高嶺不丈濱水退灘水暫來暫去者不丈兩
院已題定秋收後丈量各承委人役無得先時騷擾訪
有違犯嚴治其一二處則千里之內洒然安靜矣外扶
風丈地式一帙當時孰為得法併以呈覽伏希鑒裁幸
甚

復呂岫雲

辱翰示及大雅所纂集諸帙領教甚深其欲哀古今晉人詩為集意亦良美但詩賦未技吾晉人所為海內推重者無藉於此唐以前諸公詩世所共傳中間如王維鮑照之類雖族望山西其寔乃關中江南各方人耳而真晉人所遺尚多宋元詩雖不如唐譬之今時猶勝如文馬二段三李之流皆一時名筆亦難槩以時棄至如國朝諸公原不以詩名何必虛張此伎倆徒增浮薄子之詆訛耳安足釋謗也且彼不有其父其放言謬論亦何足為輕重此事不如已之不宣

復孫小溪

丈田優免之事最為怨府而吳會尤難承示一以至公
行之付怨尤于勿恤此前輩古人風也夫以至虛無我
之心而確守畫一不偏之制則人心悅服者衆雖不便
者亦自難得而訾詆之矣臺下所執是也先年法紀不
張錢糧積欠無極近因考成督迫完逋過半其不完者
大段皆必不能完者也非獨蘇松當豁即并海內舊逋
悉豁之以與民更始亦時政所宜然矣不宣

復張心齋五

月來領教甚數乃使者絕不取覆音缺然覺有罪虜耻

奔敗故矚夏月不戒冀一償夙怨乃臺下堅壁固壘以
待之使之求戰不得師老財費此屈人兵善策也虜當
益畏中國之難測矣承諭馬市云云乃虜真情犬羊唯
利是嗜得於彼者厚則視此之薄有不屑矣然遼市原
三衛海西屬夷未嘗許北虜市今所要求傲肆之言似
北虜者豈常市時不禁北虜混入耶東方若與土蠻市
自當依西例與屬夷不同然此須奉欽命乃可從事亦
須俟彼來求既久且恭然後可奏聞耳勿嘗試為也不
宣

又

狂虜糾集犬羊之衆徘徊境上竟未敢馳騁而入乃洩
毒于王台此臺下內備嚴而究聲遠之明效也今十月
己平不聞警報想諸酋已解散適歸矣第其狂謀未遂
冬來輕騎闖我不備乃所必有仗壯猷密畧果至又一
大創之則虜將不敢復窺遼塞矣王台既與虜怨深借
為耳目約為犄角皆可相機用之惟臺下擇焉不悉

又

虜環伺遼左終歲無暇時賴壯猷卒無損失然勤瘁可
謂至矣曩時遼兵狙于出塞之利往往致大衄茲兄大
戒令慎守封圉不許輒出塞真得上筭第兵家事無常

形向虜知我軍輕出每設伏誘我今我兵久不出虜且不備伺其懈掩之亦一奇也不然彼朝夕不離吾塞作息自若而我兵頃刻不敢逸則自困之道爾不宣

又

虜非時大舉蓋將乘我不備而凡丈居逸守要使乖其所之而去賢於斬馘功遠矣善後疏下戶兵二部議遼左糧析最薄前弟會錄策中亦言之兄曾省覽否昨該科及兵部議增餉而戶部執不從第發銀二萬兩深為可恨今既奉旨會議當有曲處耳虜盛暑動衆其士馬必疲損今秋或不能大舉第其貪憤未申豈能忘情於

我或當入冬選銳疾發耳前歲遼兵數勝虜有戒備心
故今歲當持重以老其銳氣今年虜入數四見我兵不
戰當必又以為弱而易之矣蓄說藏機俟其至矚酋帳
所在霆奮颺擊之可以大得志不亦使之喪膽此兵家
處女脫兔法也輒布其愚惟兄明裁察之不悉

又

承示屬夷驕逆巨耐信然蓋非一朝夕故也夫犬羊唯
有嗜利畏威安知信義祖宗時雖令保塞然時有不順
即征誅隨之未嘗專用撫也邇歲將牢大甚使虜狙于
已事橫索明侮無所不至而我姬煦拊摩惟其意之徇

而莫敢撓今乃至是極耳古北之役差強人意將士誠當叙錄以作兵氣第斬獲甚少未足懲虜若復以生獲縱歸將恐中國之體益卑爾臺下壯猷訐謀必有長策破拘攣新觀聽者僕甚願聞之

復周樂軒七

遼鎮三面臨虜而軍餉視諸鎮特薄以其土饒曩時田野闢而芻粟豐也今丁耗田蕪益以歲數被蹂躪不及時改易絃輟後將安極所示增餉之議誠自治第一議也東虜雖衆彊然其為患有時至於屬夷密邇假借構煽日新月異使我終歲疲于奔命屬夷不懲冀遼左之

安寧無期也顧為力不易耳

又

市夷恣肆至此若置之不問則國威盡失諸部皆將生
心將來東方益多事難措手矣乘今諸部尚未決裂猶
可專力治此孤庸要在審機宜明文告堂堂問罪以一
警百斯善道也

又

遼鎮連年之患咸屬夷為之糾連嚮導歲無寧日使我
疲於奔命甚矣故屬夷不懲遼事未有息肩期也祖宗
朝每有不恭輒興師問罪故犬羊有所畏而不敢邇來

將牢大過使其驕恣無忌憚若此若乘隙傾其巢穴彼
北走即虜亦不容安居勢且復來求附庶足行威惠耳
茲承諭具服壯猷此須密計迅發疾雷脫免乃足收奇
績若聲聞先張或次且瞻顧彼且有以待我未易得志
也伏希鑒裁

又

承示東虜請成此事極須審處朝廷許西虜納款十年
餘而東虜則靳而不許者一則土蠻無信即許之未可
永得且前後俱以兵要求不遜不可許二則東虜部衆
大多而遼左販易艱遠欲如西鎮五市不能數耳今驛

許之東虜未必能戢徒使西虜視中國為不信以為俺
答初死即與東虜結好必且情貳矣故此不可不慎也
若以遼左連歲苦兵不如因其善意而姑成之使地方
稍得蘇息但當且與之約能數年不內犯著有誠節方
許請封通貢今先優賚其往來之使示以接納可耳閔
係頗重始謀最不可忽惟明臺加意焉

又

垂承諭示逆酋授首已確此塞垣福也虜憤怨固深然
震懼已甚矧此時馬多厓瘠非其大舉候秋冬交須慎
防耳土蠻索市其意欲如西部耳若但以屬夷事規行

之則彼年來固已混入遼市又何求焉此恐難塞其欲也

又

今邊患獨遼為棘該鎮士忠勇敢戰第騎伍不充耳臺下加意振飭乃朝廷所樂聞豈復從中撓也俟本鎮士馬充壯大折東虜之鋒而奪其氣然後乃可議貢市責之守信奉順如西部矣不然雖許貢市而狂虜之肆逞且不戢更添一番非分需求難應副也何如何如

又

王台久著忠順今其年老而子不肖不能自立中國大

義當加顧恤若二奴挾北虜勢遂滅王台恐遼左患方
大耳此亦不可不制之于豫也希明臺務存大體酌兵
機為地方永安計無信諸將自便苟安之說彼但欲倖
目前少事不顧異日害也惟臺明慎加裁擇幸甚

復梁鳴泉四

承諭及䟽揭真東鎮近年希有事已奉旨先行賚錫矣
屬夷蒙天朝二百年覆育深恩罔知感戴嘉靖間大虜
猖獗渠為勾結嚮導荼苦內地邊人至今讐恨入骨近
我邊備漸飭西虜已奉約束虜復累屢眈爾屬孽正宜
畏罪悔禍自新之時而憑陵益甚言之令人短氣此不

有以痛懲艾之求疆場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今議復欲以其被擒俘虜與易我人爲彼執者如此恐貽中國羞將來事必大不可措手亦明臺切身憂也惟高明深思而熟計之務求經久正大之策勿憚一勞也不宣

又

疆場事時有小疎失使人心儆惕乃可以預杜萌隙古北關城係夷夏要衝據夷因得越城逸去此不惟巡防懈弛即城垣之吓阻不足賴明矣僻徑小口將必又甚此足為先事防也惟臺明加意焉

又

昂首不道悖天朝二百年覆育之恩敢為戎首極不可耐仗臺下壯猷俾狂逞不遂乖其所之已成困獸矣茲來求復貢誠宜畧其往愆第須有以破其所恃而懾服其邪心不然此虜將益輕中國其跋扈不恭之態旋復作矣何如何如惟明臺審圖之

又

兵知彼已者勝以偵探明而料量審也今歲虜大舉東犯遼左而屬夷百方誑惑使我極力西防是屬夷外為虜用而內塗吾之耳目也殊可憤恨計虜即復大舉當在冬深紛紛寧遠牽擾之賊始終皆屬夷為之耳幸臺

明無深慮焉

復戚南塘

將軍智畧輻輳為國虎臣譬則干將莫邪水剽蛟螭陸
斬犀象無不迎刃解者南北奚擇焉第曩時海上百勝
之聲著聞天下比借重剴左虜畏威不敢輕犯塞既無
所試其長技而賢者所在傍觀者又多責備焉此與將
軍無損亦不足介懷也然古稱師克在和今南兵去家
萬里遠戍茲土勢不得不加厚聞卒乘間頗嘖嘖以不
均生怨心此當有以懷輯之耳昔高歡用鮮卑兵建績
衣食倍於漢士其初相怨望甚而歡能開喻和諧之故

卒無它虞今將軍開闔北門凡在統馭均其子弟亦奚
有南北之辨要在辦集疆事而已故願善處乎此而銷
其不平即煩言無足恤也不宣

條麓堂集卷之十九

書四

復鄭乾溪十一

承札諭兼領疏揭歲中雲鎮修築乃至視原議增倍自
非臺下恩威素孚鼓舞有道安能至此良仰良仰雲鎮
地勢平行且與大虜密邇絕無藩籬之限建議者往往
以繕塞為長策然自翁東涯公後鮮能從事者固虜勢
滋強時不遑暇亦人謀之不臧也近歲虜款順未雨桑
土時真有不可失者但窮年力役而工餉視他鎮獨薄
故人不樂從而士氣覺疲耳茲伏臺畧餉足軍感今日

所以日少工多夫豈無由致耶勸懲勤惰臺下分別已
督該部當無復異同耳不宣

又

連承翰示具悉東西虜情之詳及臺下制馭撫綏之畧
殊仰殊仰虜王所開條禁可謂恭順即不西行亦須依
此約束則雲西一帶事端益簡省矣東虜既浼虜生求
通中國乃復掠其屬部此中必有它說大約虜勢漸渙
未可逆其究竟吾惟內自修治以待之如明諭所示真
至計也不盡

又

虜王求乞甚夥承示以理開諭止之甚善茲大疏叙諸
應賚夷衆誠不可少但事須慎始宋景德中初與遼盟
歡好甚洽歲遣使賀三節及往給歲幣耳緣夷使往
來悉有厚賜嗣後乃徃徃借閑事以來遂至供億不支
復立泛使之禁是啓爭鬯今虜自歲市外無大賚習而
安之矣今因虜王回巢賚及從者可爾乃並居者賚之
恐犬羊無厭嗣後且生心此須臺明委曲曉諭見朝廷
非常之恩使彼知感而不冀念于後則善矣

又

承示三鎮互市俱竣馬數無增撫賞依舊為慰深至自

虜款貢來今十禩矣而馬數撫賈必歲有增加雖大計
無妨然識者多虞後之無紀極也今歲加以黃酋違拘
百端橫索非臺下卓有定力毅然不為一毫曲徇則事
體必少變不則此虜將跳梁無忌也僕初蓋深慮之茲
聞教及邊人傳述又具服杜猷宏畧真萬里長城任也
楊亮沒身絕域可憫此當破格優恤為使命勸者仰見
臺慈軫念勞人盛心殊篤至矣

又

青酋諸部以切近東虜且為屬夷誑誘自初款貢時其
奉漢約不若西部恭順非一朝矣今春至明妃遼西徐

徐以佛前誓罪內詒是玩中國也故未幾復有銀定諸
虜之孽其肆無忌憚至矣此不痛懲則諸虜皆將生心
後將安極臺諭欲盡法議罰然後為之請貸真壯猷長
筭也良服良服犬羊無常疆場事時時有小參差乃其
常態惟隨變為應不失机宜則經一番反有一番益耳
今各鎮似皆以務保歲事完全為計惟恐有失故使狡
虜得乘隙要挾需求凌藉漸與始異非仗明臺沉机遠
覽不徇目前其何能維貢市于永永也

又

虜款已久宣大所繕塞畧備矣而三關之防則今日始

有次第非伏臺明壯猷其何能爾三閘為晉障雖均然
寧鴈外蔽翔應而偏閘則密與虜鄰其緩急不同今鴈
平之塞若盤道梁等處石壁足稱天險而偏頭以西抵
於黃河最為剝膚地乃其墻臺猶未足為永賴仰伏臺
明遠畧再加料理亦若盤道梁之固此三晉萬年利也
曩者雲中議修守以築墩堡為便而臺下力以邊墻為
不可已而又立為更代守視之法今崇墉千里為地方
保障甚固臺仁一視三鎮豈有殊也故敢布其愚伏惟
賜鑒幸甚

又

滿酋遷延塞門雖順義有命而不奉也我一閉關收市
卽波汲耳心受罰若此則虜情大改可見矣大羊安有
信義要在中國不失操縱之宜波已中吾餌不能中吐
則惟就吾羈紲若一意曲徇苟求無事虜反得以肆其
要挾愈無忌憚耳年來伏臺下壯猷昨歲旣杜黃酋之
要求今歲又正滿酋之罪罰自是中國威令益尊而群
虜奉約當益謹也仰服仰服不盡

又

承示虜且糾衆西掠此當不虛但草枯水凍非大衆遠
行時須多方偵之冬月已半新平黃酋市事竟舉否如

其未至當先為各鎮報完明言此首若至則照常為市
不來則已庶為妥當若我必求彼至以圖完美恐啓狡
虜要挾之心漸生枝節耳惟臺明裁之

又

得勝與虜王部眾為市乃虜款來第一互易之所今者
五日而報竣事可謂神速矣凡仗明臺年來威信不忒
為虜眾所畏服故奉約謹而無越志也良仰良仰宣鎮
閑閑罷市足破青商狡謀自虜受盟迄今歲一紀矣天
下事無久而不變者要在有以禦之故今日邊事練兵
繕械最為急務果虜窺吾難犯將守約益固耳非明臺

壯猷其孰能與於此耶不宣

又

承示虜貢馬悉入邊視常歲既早且齊此臺下威信懾
孚之所致也其虜中立王事原與中國無與俟其既定
來求然後為具題最為得體願臺下安意經畫之彼急
急欲為虜立王者識不足也安可與訂大計幸無惑焉
夷情具銜揭備封進蓋机事有當然者嗣後幸循行之
惟臺鑒不悉

又

承示虜情及虜王婦書具稔沉机遠畧深得持重居尊

之體良仰良仰滿五素來市宣鎮所未完特青酋一部耳蓋其遠括各部之馬務以多取利故遲遲也又聞東虜欲犯遼來糾青酋陽不行將陰分部衆佐之狡獪可惡希臺明再加偵寔昌言以曉告之明破其奸或當且止耳秋防在期百爾夷情無論巨細遠邇統希遠行密示幸甚

又

承示黃酋既收父妾為虜中主矣以後北邊事有所統攝疆圉可省事足慰也但不審此酋威力能約制其衆及東西各部否更革之始前事未善者當自此更正後

害有萌者當自此預防全仗明臺壯猷沉畧爲社稷萬
年衛耳來揭已封進虜巢賀使回幸以其中近狀見示
不盡

復賈春字四

疆場之事原以市易爲權宜修守爲本務要在食足兵
練有以待虜則市之開塞伸縮在我任虜來去不足校
耳若一意曲徇則犬羊將謂我寔畏之無厭之求將來
何以善後來論謂不輕與市雖未必無它變而可消虜
憑陵氣市乃可以此乃石畫願審机而徐應之虜啗其
入口未必能遽吐之也不宣

又

承示知市事已完聞黃酋諸子頗光狡綏接制馭門下
倍有苦心矣今貢市已六舉中外相安且習爲故事虜
雖欲狂逞亦內戀節年之利未必肯遽失之而徃徃危
言以恐喝我知我畏之故耳若陰爲之備而陽示不屑
來若不得已而應之不來置之不問則其狡計窮矣前
門下所以見語乃制虜長策倘曲意徇之夫溪壑亦何
厭之有惟高明裁之幸甚

又

辱揭示雲中三市俱完夷情馴順具稔威信所懾乎深

矣良慰良慰虜情不可逆然須有以節之乃為可久近
見此方民市馬少而遼左夷終歲不入開原市則由官
市曲狗虜欲有以中之耳雖中國不靳費恐將來不可
繼惟臺明深念之

又

承示守口市事已舉虜情較順慰慰計此時守口事竣
新平亦將舉矣來審虜馬其多寡竟視上年何如大敗
所患不在馬多在於疴病不中用耳若果皆健壯足用
雖多何害故市馬能量物酬價然後官不費民樂從事
可久也不然虜欲無厭歲以老病且死之畜填入中國

飽攫金帛而去非事體也惟臺明留神焉

復王雲衢四

東邊久無烽警忽此小小竊發足使士心惕勵不必深
異第當處分適机宜耳所示望風奔潰所當正法甚當
夫兵躡敵境士卒乃不顧其帥即遇大敵其可用耶至
于夷情尤須審寔慎處此舉乃東西虜所觀望於國體
邊机殊有關係也不宣

又

承示虜情若其響已成即且兵連未解將使強者傷弱
者仆真中國利也第青苜輕標無耻累累聞不勝將耳

心為東虜役東方又必多事此首既結好于我須時以
好言慰之張揚其武勇陰示以降伏之辱使其交不得
合此在臺明審伺而妙應之耳不宣

又

承示虜情之詳俺酋當昔強壯時虎視北裔靡敢撓其
鋒者今乃不振至此極無亦數年來甘中國恭養遂消
其驚悍氣耶宣鎮市馬以三萬為限視初年二十之數
亦幾十五倍所以待虜者不為狹矣若越是而復有索
講真不可從也此鎮自款貢來脩守積貯俱視昔加勝
第士氣萎靡甚今大蠲積逋工役又且休止培養而振練

之俾桓桓如貔虎是在明臺加之意耳

又

時已入夏而虜不求早貢市則青苗無意西去不應俺
苗之急可知虜勢自此益離披矣若我邊備當積弱後
卒不能振不惟不得乘時有為且使區區屬夷跳肆而
莫之遏也真可慨歎所期遠猷夙告端於明臺有賴耳
不宣

復吳環洲四

虜王西行大段為套虜報復借謁僧為名耳此必先過
涼州駐西海休息士馬乘隙一撲瓦剌并攜其子賓兔

歸東也此酋年已逾七望八風燭朝夕而為是往還數
年之行其生還難冀哉惟是塞下撫接制馭之宜先後
䟽數剛柔之節且時時易應仗臺明威畧非淺耳不宣

又

承示虜衆近益畏懷貢市之堅尚未可以歲計此寔疆
場至幸夫豈不願第事變靡常揆量貴豫今虜王徘徊
西裔進退惟各威外挫而衆內攜恐其死亡不久東西
諸部虜各有心彼此不一其勢又不能相使今所以馴
謹奉約貪市利耳原非憚我兵力也明者見於未形矧
已有兆國計民命其仰賴於宋今者未有涯已輒布其

愚惟冀明鑒炤幸甚

又

東虜原虜君且卒衆西虜與相抗者恃勢強耳勢弱必
不憚為之臣則東方未免多事竊計東虜縱以勢陵服
青酋未必能并吞其部二虜雖合其中亦將多扞格未
便能為邊閭大害或要青酋等為渠轉求貢市耳此在
臨時相機應之未可默定也不宣

又

承示諸虜部貢馬先後皆至而奉明約益謹良為國慶
各夷欲市完西行則俺酋東旋尚未有期也聞青酋已

向土蠻謝罪未諗果否夫虜勢離披東西或有別故皆將拔中國為重惟在我之兵力強勁足為禍福則弱者依庇強者畏懾可使惟吾命是從耳故今日邊計要在詳偵虜情練軍寔養士氣餘可緩也惟高明諒之

復郭環一二

承示松潘虜情伐謀之策臺下必有雄畧豈章句生所能遙度但此虜耐寒四時衣旃裘西南山險林密水草沮洳或非其馳驅所便以愚度境外諸番為所驅掠勢不能抗而巢穴為所奪失其生計欲避則無地可往欲入中國則必不見容乃導虜入犯一則欲委禍于我而

偷以其間喘息一則欲借虜力隨之入搶冀以失之虜者取償于我一則虜與中國構得利則無損于番失利則士卒多傷勢且弱不敢孤懸處西裔必且歸北而諸番之患遠矣此番情也若度虜情則搶番自其本志竇鬼親俺荅子既奉約束豈其首先畔盟且階成鳳固之間北虜自来未至况于松茂此必無之理彼入果得利其士馬物故且不償失如或遭劓疫中國椅之番角之並西邊數千里率疲散之衆行所在為敵之途豈敢爾耳故虜不利入掠番利虜入掠凡言欲犯者皆番情也若虜果真欲犯且潛踪匿跡使我不備豈明言月日至

于再三哉果爾則虜亦無謀甚矣不足忌也然有一說
番欲虜入必誘以物產之富盛告以兵力之脆弱虜動
心焉而不能捨也又憚于渝盟失和市之利耳懼為俺
酋所督過乃以虛聲恐喝冀邊將啗之金帛渠可坐索
重賄而且不妨和議耳今之應之固當中幾宜而待之
尤須嚴備禦無論番虜逆順慎吾自治之防俾無間可
乘乃完道也承下問諄諄敢輒布其愚與人有誦雖善
計者所采第恐燕人之說或非郢書意耳惟高明裁鑒
又

承劄示二摺具悉訐謀虜窮北產也乃柄遲南土經涉

冬夏此必已宜其水土不可常理論若防禦全藉地利及火器勁弩耳扼險重開乃為得策若恃人力即募北人亦必近蜀者乃始肯應其強弱不甚相遠恐倍滋煩費無裨攻守計也若臺榭乘暇西巡備探山川形勝其經畧當有貽蜀土百世安者敬伺前驅至都門請益耳不宣

復羅聞野

虜大衆駐西雖馴謹守約束然亦未免為地方煩費入春或當東歸已茶市必不可許虜王亦無所藉此此必邊塞姦人誘同西海虜借俺酋為重以恐喝中國耳第

置之勿理俾撫鎮傳諭虜王仍多方訪內姦治之可也
不宣

復邵文川九

承示西鎮虜情具見壯猷訏謀撫輯控馭之詳地方甚
幸其藏僧封賚及虜王等頒賜悉如來教行矣至于闡
化王襲封一節於近年門中節次起貢夷名事迹俱相
舛左幸傳諭虜王合審之必有一偽也虜方東調諸部
未發者計今歲且未能還巢但得移駐松山即涼永間
可免騷擾矣虜貪而無厭在西久恐其鎮不禁需索希
臺下通融四鎮財力給之蓋大虜更在西延寧固原撫

接費較省耳不宣

又

套虜西駐則疆場之事延寧緩而甘固急矣承示更置將領裒益兵食䟽揭具服壯畧四鎮賊犯傳聞多寃溢然積歲錢糧弊蠹亦為之一清矣法振事舉量寬其所難竟宜也諸虜方駐帳散牧松山青海間則與瓦剌交兵之期當不在近縱近亦須秋冬交耳虜正駐西久甘涼洮寧諸域不禁需索騷驛累矣惟臺明加意焉

又

虜駐西歷歲綏接鎮定為朝夕殫勤至矣今且東歸西

隋嗣是少息勞費第所稱構兵瓦刺之舉未甯能終行
否回夷入貢雖未及五年期彼既以繼位告亦屬有詞
當俯順夷情納之且示順義以中國服屬之廣耳

又

再承翰示虜王逐東歸矣甘涼蘭寧之間自是當稍甦
息釋重累也計虜王此時已行及寧夏塞未審前所云
借道渡河入套之說竟何如也老酋奉約謹即令由內
地經過亦得第開此端恐異時套虜扭為松山徑道耳
故不若厚贈遺之導使由塞外行為長便也諒臺下必
有石畫此此書達時已後期聊為布其愚耳

又

伏承翰示虜王已過寧鎮由川底原路而東為慰無量
前聞虜入道寧入套僕甚慮之此內地與甘鎮莊永間
不同若大酋得經則後來套內松山之虜必比例假道
拒之則示厚薄許之則增騷費今若此殊善耳然何莫
非明臺操縱懾懷之畧也良服良服不宣

又

苑地徵租餉軍原議自軍門起嗣後紛紛爭之且十年
軍儲鮮毫髮裨益而牧政敝因甚矣茲者明臺乃慨然
不憚易轍無纖芥成心務為彼此兩利真足欽也不宣

又

承示制馭丙酋之詳殊服遠猷第順義在遠此酋豺狼之性未必便奉約束自治善後之策在洮岷真當急圖也其該道所呈誤搶漢人之說非事寔今錄按史原帖奉覽然握鄉人自彼中來者其言此虜橫肆驕悖之狀尤不可耐而將士怯懦可耻非仗臺威振飭將來之患未有涯也今叅治二將足昭法紀未審此酋近奉檄諭後亦稍西徙否

又

西鎮市事美完華夷均利寔仗臺下壯猷淵畧威信孚

暢所致然勤勞至矣奉諭而免誤槍真情始末昭晰及
今臺下所以震懾操縱之詳曲中肯綮必如是虜始有
畏中國之心將來厲階可杜爾彼既帖耳伏罪當許其
自新為請貢賚而洮岷嚴為之防此恩威兩用術也唯
明臺裁之

又

西鎮錢糧叢弊曩時聞之徐存翁謂為不可理療之疾
由來非一日矣茲仗臺下修明法紀宿蠹一清巨奸首
惡既已正法其遺逋委應蠲豁與民更始不宜使無辜
者延蔓無極部覆悉遵來議其為地方造福可謂厚矣

聞丙兔已奉臺約歸巢其歲賞似當速為請給庶恩威並著耳

復高鳳渚二

報代吏人至接臺諭其論閩右四鎮之事詳矣僕家近汧隴西事亦頗得之耳目為習切盡一首讀書好名曩時貢市多其主持然亦貪狡多端情狀來易涯量非慾飽氣急者須謹待之大數套虜密邇封疆嘉隆間我軍歲歲搗巢不適寧居其虜衆願貢市甚於中國此可保無變丙兔俺酋孤孽棄置西極某部衆甚寡昨歲為中國逋逃所誘漸肆鴟張軍門一加威詰即恐懼遠去此

雖非革心然寔憚中國非若青杞都滿五大等之桀驁也番人以茶為生懸命中國甚重年來為此首蹂躪中國不能讓則固有所掠屬者不至附虜為中國患也此惟在階固等處文武官得人保無他慮而地方見連年多故恐將來仍然故先為此說冀為異日免罪地耳惟明臺鑒之

又

承示兩免虜情僕前覆札中亦曾及之大畧不相遠也至於處分事宜謂火力亦等當明正典刑島示閑塞而以羊馬等畜給賞俺酋及來往夷通深得恩威兩盡之

畧鄙意正如此惜聞教稽遲明旨已下勢難中改耳西
鎮兼控戎狄延袤數千里夷情事態時時有之但須後
來机應適宜張弛得體庶使虜畏懷日固又希預以見
教勿使後時斯善耳前事不可追也

復吳止庵三

承示河西與虜部接居無險可阨第當練武勇養士氣
以待不虞此寔安邊長策不特河西為然即各鎮依險
設防未聞虜至而墻能禦之也乃終歲驅壯士服板築
役計亦左矣今虜情漫渙而該鎮復天象示異誠直慎
備幸同新撫君亟圖之不宣

又

聞虜帳西駐者近頗不靖大搶屬番延及爾州城外居民悉遭焚掠此當以寔聞也該鎮兵力單虜勢衆力之不敵原無深罪第虜方納款而恣肆若此須有以懲艾之使知創邊圉乃可少事耳苟務為含容亂將滋長惟臺明注意焉不宣

又

承示河西虜情僕前亦有聞曾於復札中道之果爾則所傳亦有因也犬羊嗜利輕信密邇與吾民雜居小小劫掠勢所不免但須有以制之俾知畏戒若我顧惜盟

約恣彼狂逞恐虜狙于得肆後將不可支此在督撫威
畧何如耳不然養癰蓄火待其勢焰既張然後圖大創
之恐不易也

復王竹溪四

辱札示知旌節已抵河西殊為地方幸四郡孤懸在昔
雖三面羌胡然時去時來無常駐虜也自正嘉間亦不
刺竊據西海邊警較棘然係逋逃窮寇亦未為深患今
則洮河松山咸有虜帳分駐彌漫與邊民接居矣雖東
西款貢烽火不警而撫接亦頗煩費况狼子野心習我
虛實意外之虞所當預防塞長無隙修守徒疲工力不

若簡精銳利器械使軍容整壯足以奪狡謀而折邪心也幸借重壯猷且為西北樹偉績敢附布其愚幸賜鑒焉不宣

又

前聞陝以西諸邊大旱殊慮蒙諭河西豐稔地方大慶為慰不淺也諸番無甚跳梁蓋臺下威信交孚所致聞套內外諸虜悉西行殆為就食計河西未免倍煩撫接厲兵秣馬謹備不虞所不可緩第須鎮靜不可率易示怯恐啓戎心也朝廷所恃以寬萬里西顧憂者全在於公幸展竭猷為以起積衰壯國勢焉不宣

又

辱諭知有公子之變為之惻然不已此真難為情者然
欲因是即請告歸養則大不可僕非敢以恒度勸諭也
疆場事重河西年來廢弛既極危困尤甚借重壯猷料
理方有次第僕為國計豈可令公遽離此地耶士君子
修身以見于世要在不虛此生公忠誠報國為孤懸重
鎮易危為安此不朽大業亦不宜未終事而去之人世
修短悲歡千態萬狀當安命而委遇斯達也公第悉心
展措俟諸務具舉套虜東歸當移旌節東方用便迎養
則公義私恩兩盡耳僕必不誣也幸相信不宣

又

承札示陝塞荒極之狀真不忍聞昨部覆言官之議已奉旨發二部銀三十五萬兩此足應急第恐無從得糧草耳不審入春來有雨澤否若更無麥則西事信不知所終矣僕日夜念之四方事惟此最為疚心耳

復羅近溪

承示撫處邛部之詳具審臺下威畧大段土夷其類內相喧闐如兩鼠闐穴吾為平釋之已爾不足與論是非較曲直也第須善防其後今沙氏嶺應昇業已相仇必各有其黨而復令共事一城得微如往武定鳳索林繼

祖之事乎唯臺明深慮而曲制之以永絕亂萌其為西南徼福不訾也

復何萊山二

承示勘處夷情之詳具稔臺下綏靖遠畧大旻戎貊禽獸難盡律以中國之法要在平其彼此之情疏達滯結而破其所恃使之無所撼有所憚則犁然定矣操縱因應全伏臺下机畧非可中制僕等第拭目觀厥成耳不宣

又

安奢二酋構釁日深議者率謂貴竹附背疽癰不可療

砭者乃臺下沉机妙應以威信羈紲之使卒就繩墨俛
首聽命昔人以數萬甲兵取之而不足而公以警戒訓
告制之而有餘此豈可與尋常論幅度耶良仰良仰其
徙吳枝歸原籍尤為拔去病根至計土夷不啻禽獸其
咆哮皆此輩為之耳此舉公至信浹洽夷當世守約束
第其擴悍未有所懲苟有小小跳梁即當剷其槎蘄毋
使狃于恩也不宣

復葉龍潭

黃卿之事原楷兇貪暴失衆吾友以德化招攜其黨取
之非以兵力震疊之也其新附人心觀望去就此際極

須慎處俾稔知為王民之樂異于為賊俟馴習既久然後漸驅就羈紲乃為善耳而少不更事之人乃惑于猾胥致此擾擾良可憤恨吾友復用其黨終前績極善亦見平日德信新附所憑不然未易謀也承示上西院二揭知此段事悉吾友措置至於善後之宜尤宜詳審固不可輕縱以長悖慢之漸亦不可深求以搖反側之心諒吾友必有良畫也不宣

復凌洋山二

承示大征之詳知膚功寔可期月待矣其云賊據險深藏各哨遼遠聲聞不接擬增兵益餉為持久計極為老

成長慮竊謂賊憑穴自固利在曠日而我萬衆四集利在速戰今賊延久不出以老我師暑雨漸興恐生疫病且狼土兵皆獷悍難馭恐東作動則思歸不得以文法縶也無論善後即目前之計當為永圖今以二十餘萬之衆頓不得戰則增兵奚為祇自勞費耳故願明臺熟籌之兵未有不用奇而能勝者主客勞逸之形衆寡安危之勢叅伍變化多方悞之要在出其不意使寇不知所守耳若徒擁衆環守不以時決將恐士氣慕歸或為黥寇所乘非完道也人旋敵一布其愚南北邈遠意此時或露布已宣馳僕誠過計矣

又

承示大征已奏膚功建置郡邑分也守險極為永久之
慮良仰良服計此時狼兵當已放歸矣賊大勢既潰游
魂餘喙常無復可虞然區區私計竊謂賊當百敗之餘
不死則竄去其所據巢不下必其健黠或酋領耳茲大
兵既撤我分衆建邑兵將必易彼不設備萬一狡虜匪
茹乘間突發一隅不支則四面望風解矣故愚意竊欲
狼兵撤後仍當厚集吾旅逼其巢穴而營分衆營田使
不敢奔軼賊既失膏腴自投深箐窮困之地久當自敗
散或多方搗離訪問之此充國取罕开術也俟蘄奉已

除人心大定然後興建善後永遠之策甚未晚耳辱下
問敢布其愚唯高明裁察

復劉疑齋

伏承翰示諄諄以體國庇民為念且軫兩粵民隱時艱
以兵連餉縮為憂其為天子加惠遠民詎有涯耶良仰
良仰西山餘蘂瞰臺下未入境敢爾蠢動此不足煩壯
猷一指揮當潰蕩耳曩臺榭撫閩時建南澳之議後以
事關兩省撓沮紛紛幾於報罷矣乃昨歲連賊之來賴
此地為兵據賊遂無所窟宅咄咄間即引而遠去則其
明效今幸復借重明畧殆天欲成此一畧海防也幸以

時竟其經畧俾南裔永賴為嶺海遼闊瞻溯無極

復郭華溪二

粵西徭獍頑悍然瘳鈍脆以兵力勝之非難第山箐險
深種類蕃茂不可盡絕徃徃征勦之後復生他变故善
後為難矣八塞近在襟肘當其初用兵時人即以善後
為慮乃今仰伏遠猷為之經畧事制曲防悉中肯綮使
從來負固之區馴底大定此其比于一時制勝之功不
可同日語矣鹽利新兵所資粵西良不可缺至于粵東
所指官商船戶之害須有以劑調之俾不為人所患苦
斯善耳不宣

又

范可久之死當是夷使出關時土人及文人相爭幾于
戰聞力不能遏遂自盡耳其情理可推明甚土目妄申
自飾固不足信諸委官府同指揮等亦慮不能無罪乃
迂緩其說歸罪死者冀以自免耳范之需索不潔當必
不誣乃援為致死根因漸乎其不然矣唯明臺詳覈威
斷毋濫毋縱務全國體正國法折逆萌而懷遠人也不
宣

復張岨味二

前以浙兵不靖特煩臺駕南行不意復與民交相值杭

中士民在都者咸言若臺下入城遲一日即闔郡糜爛不可救矣諸狂狡乘兵變之後矚官府莫如已何掉臂橫行百千為黨真有燎原不可嚮邇之勢臺下單車疾馳不挾寸兵一士沉机默運霆擊電舉煜轟莫測豺狼鯨鯢駢首就戮使滔天撼地之兇頃刻漸滅何其神也僕誠願為執鞭拜下風而末由已往者營兵負不赦之罪而挾莫制之勢危疑反側勝之既未能即欲結之亦未信也今臺下用以立叻則彼既得自贖之路而在我可施有因之恩所以調停功罪分別減否銷前釁而圖後效者反藉是而獲長便矣臺下應變雄畧真與古名

賢無異良仰良仰至於疏中所陳江南有司刻削太甚
諸役悉怨民不聊生此乃海內同然僕久所疚心者希
臺下渙然改易絃轍與浙人更始天下有式範焉此社
稷福也不宣

又

僕以綿力膺巨任適四方災沴人心離怨之秋中間粗
牾掣肘舉手有碍受事以來蓋寢食俱廢矣朋姦席舊
敢干犯天下之公議不畏天日太宰既去即擬乘隙併
僕排抵之機竅甚毒且密僕已決意引退矣不意聖明
窺見其奸固不許僕去而群小乃自相怨搆奸態盡形

亦可醜也伏承臺示具荷骨肉深誼僕孤危之踪朝夕
思近明德劇干飢渴百爾希不悵誨導僕此心不負國
家成敗利鈍一聽天所命耳不宣

復張公子

使至尊札示教摺覽之刺心事之始末據來札則諸友
已悉諳矣緣馮奄橫肆聖怒積久而發赫不可遏惟以
平日交契綢繆遷怒尊翁謂為同罪僕于時若墮湯火
以去就爭之寢食俱廢者數日幸得從寬真不異回天
也已而嘔嘔者不息乃使諸友無端被抑僕疚心特甚
其異時罪斥諸人徃徃撫拾無根若劉若陳源源不已

僕心力俱竭幸聖心漸解以後必無意外可虞希諸友
善奉老伯母無過憂也風俗薄惡不特今日楚中更冀
諸友明達善處之以紓此厄會也謝恩疏當上此時尚
非宜須暫緩之俟舉殯後未晚耳僕自十二月得羸疾
迄今未復岳翁碑銘又不欲托人代筆俟稍健當具稿
報命來使即遣旋百爾填胸非筆楮可盡也

復陳春宇

邇者公被浮言適遭聖怒震迅時故衆譴特重蓋亦莫
非數耳今公論大明七大夫談往日事若數白黑即幽
遐微眇靡所枉遁矧如臺下軒然在指目者其孰能誣

之而安用公之自辯也僕與文忠公周旋久其知公厚
公于時無二右稱士為知己死今雖由文忠得罪第當
安受使九原可作此心無媿若哢哢辨其為非知契也
恐傷厚道矣恃大雅能相諒輒盡其愚竊有罪有罪

復王少方三

盛使賁教至披閱再三愾歎無已孤與公相知可謂表
裡洞達乃事變參差難盡如人意門下宏識通覽綜于
古今之故失豈不審此而何疑孤之深耶孤曩叨佐銓
原未有宿昔一見公知其不凡委心特至乃相與之久
前後荷携持保護劇于骨肉又豈讒言所能間耶孤知

公信公念孱闇當柄方倚明賢自助此心鬼神鑒之凶
奄為群小所誅幾為國大害天計既加黨奸盡伏公不
幸與之有相厚之迹遂為世所不諒孤時疚心竭慮欲
周旋而曲全之顧力不足耳豈有它也未幾孤以積罪
延親奔伏草土歸途病癰幾死抵家而繼母季弟相繼
不祿虺毀餘息憊不可任不復與人間事矣茲承深教
念昨事渾如夢中不足復置喙緣公望孤之深若謂孤
有嫌于公者故忍死覩縷言之亦欲公之知我心耳惟
大雅究詳始終而原亮之不盡不盡

又

孤在詞館叨岳老知己之雅不讓古人後遭多事賴公周旋卒步後武原公與岳老之意蓋謬以孤為可同心僇力于國家耳豈有私也孤之感切心骨者亦以一念樸愚為明賢所取故益硜硜自信自保恐晚節不終為知己玷乃岳老當柄鈞不似前時小心長慎孤私憂之密有規諷時亦見聽然積不相悅矣奸人窺之遂橫生枝節多方毀訾賴公每事明其不然遂全終始然孤非欲自異乃欲相成顧岳老不察耳使岳老信孤如前時凡事相訂確求當如前時則伊周事業可冀安有後來紛紛者惟其末年猜忌太甚而中外爭為譏悅遂以交

驢巨璫為安身至計使聖主蓄念于上四海人心積怨
于下自古迄今未有專恣若此而以善終者也岳老既
沒法當改絃易轍以收拾人心消釋怨憤乃公所云教
輩者欲挾巨璫不失岳老存日之聲勢以致衆怒滋炎
鬼神不佑凶奄及諸自作孽者不足恤而岳老與公至
為世所指目良可痛恨公子之事孤曾力為上明其不
然而上怒岳老深不可解此申余二公所明知者可一
問也夫孤不能保全相知于震蕩中信為有罪廼此心
之苦則至極而不能語人者即如申余二公皆與公同
年至厚今若能前雪公辜復還列則孤真萬古不義人

矣若二公不能也則時議可知而孤心亦可白矣孤奔
歸患毒癰雖不死形神耗甚勉強襄先人大事將結廬
墓側為終焉計不復與人事異日心迹必為公所替今
雖累萬言無益也晉楚寥濶何敢遠煩玉趾然盛意則
心感又承諭堪興云云荷惓惓相念誼良無極也引筆
叙心事不覺刺刺無緒無文惟門下鑒之

又

前盛使既發孤惘惘不自釋者累日知己始終情與事
相左不盡其詞則其事理弗明第急于自解頗涉激慤
方以獲戾為懼茲承札諭乃豁然開示中誠即千里與

對面不異在易同人之離先號咷而後笑先聖以同心
釋之信有肯也其所示往事云云有難言者若言見幾

則義不可去若存形迹則為工于自謀而事師也不忠
蓋公之所處極難矣當岳老末年雄猜多忌孤常恐因
孤累公矧其他耶第來教所謂屢諫弗聽則人所不知
故迄今不能相亮耳孤自庚辰抱疾遂成積衰久擬引
疾緣岳老在恙慮生疑謗不意遷延二年岳老竟不起
而孤又求去不得力小任重震撼焦勞繼以先君大故
今僅能不死耳餘日幾何安能復理人家國事晉楚道
遠不煩歲勤使命但使吾輩相知初心彼此皎然豈惟

非遠近可隔即生死兩無憾也據軫裁答不覺輒復刺
刺亦以自後致竿牘難耳不盡不盡

復陳毓臺

孤自罹大戚奄逾朞歲哀疾交纏日惟困卧不復與海
內交遊通問久矣緬承明臺篤存宿昔乃以棘人塵念
自峨嵋走使間關顧我草土中惠諭諄溫情文隆至豈
菲蹇之所能承然荷高賢隆誼則古道攸存寵光斯厚
非沒齒所能忘也孤疇毀殘息視往事若異世不復憶
及茲辱下諭乃復惕然動心孤承嚴急之敝法當改絃
慰四海倒懸之望乃諸夸毗子朋翼孽奄橫相抵沮幾

為宗社害賴天子明聖九廟神靈所相大慙克黜時政
一新然孤心力亦憊竭不支矣不死為幸豈敢貪天使
返布謝為知己語不覺復刺刺幸惟惠諒

復鄒南臯

僕自罹大戚疴疾幾死不復與海內相知通問久矣得
吾友寄言不覺慨歎僕今即幸保餘息亦成殘廢無復
意人間事第私心竊願公道明正人用使林壑中得優
游為閑民也觀吾友事則咈鬱為深欲強排之不能吾
友謂吾學自誠寔中来僕鄙不知學然性殊不喜矜偽
故嘗以務實自勉且以告人吾友言必由衷行必近裡

蓋篤實自信故知僕之不僞耳吾友以世之言者慷慨
激烈為耻僕亦深諒其然夫慷慨激烈義氣也有意近
名則可耻若忠憤所激無所為而為則非所耻矣要在
辨其真意公私耳吾友忠誠所發不能自遏雖得譴而
去然時望益重第先師事君數之訓則未免犯之願高
賢自此益求精義俾實學有用斯盡善也僕羸頓日甚
困卧不復理人事偶便附布腹心用荅賢者惓惓至意
不宣